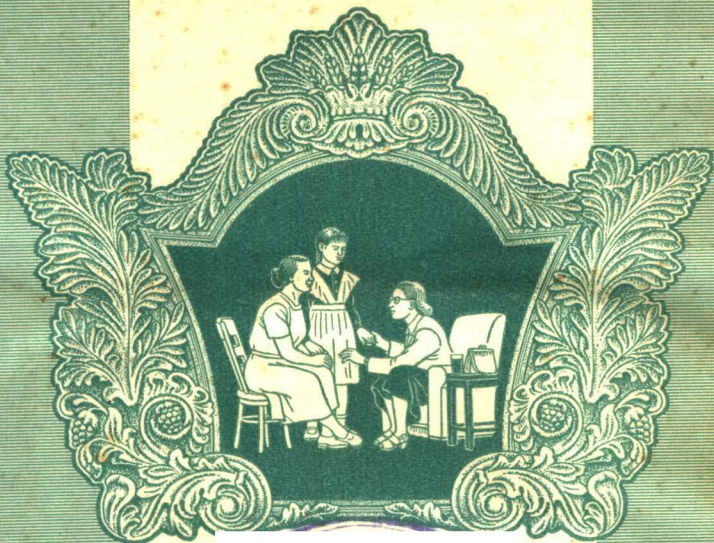




教師和家長在一起

巴哈廖夫等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3
P

• 蘇聯教育經驗故事 •

教師和家長在一起

巴哈廖夫等著

邱陵等譯

書號：新 042

教師和家長在一起

著 者：巴 哈 廖 夫 等

譯 者：邱 陵 等

出版者：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漢海中路一六七〇弄三二號)

印刷者：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39,000

印張：2 5/16

定價：2,300 元

印數：1—20,000 本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編者的話

蘇聯教育家凱洛夫說：「在兒童進入學校的時候，家庭仍是不能脫離教育事業的。在校時期的兒童，是由學校與家庭共同來教育他的。它們的教育目的與任務，是一致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當學校底工作，是由勞動階級政權指導着的時候，學校與家庭之間是不能存在對立的。」

在本書所選的各篇中，蘇聯的學校教育工作者以他們自己實踐所得的經驗，更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並且明確地指出這樣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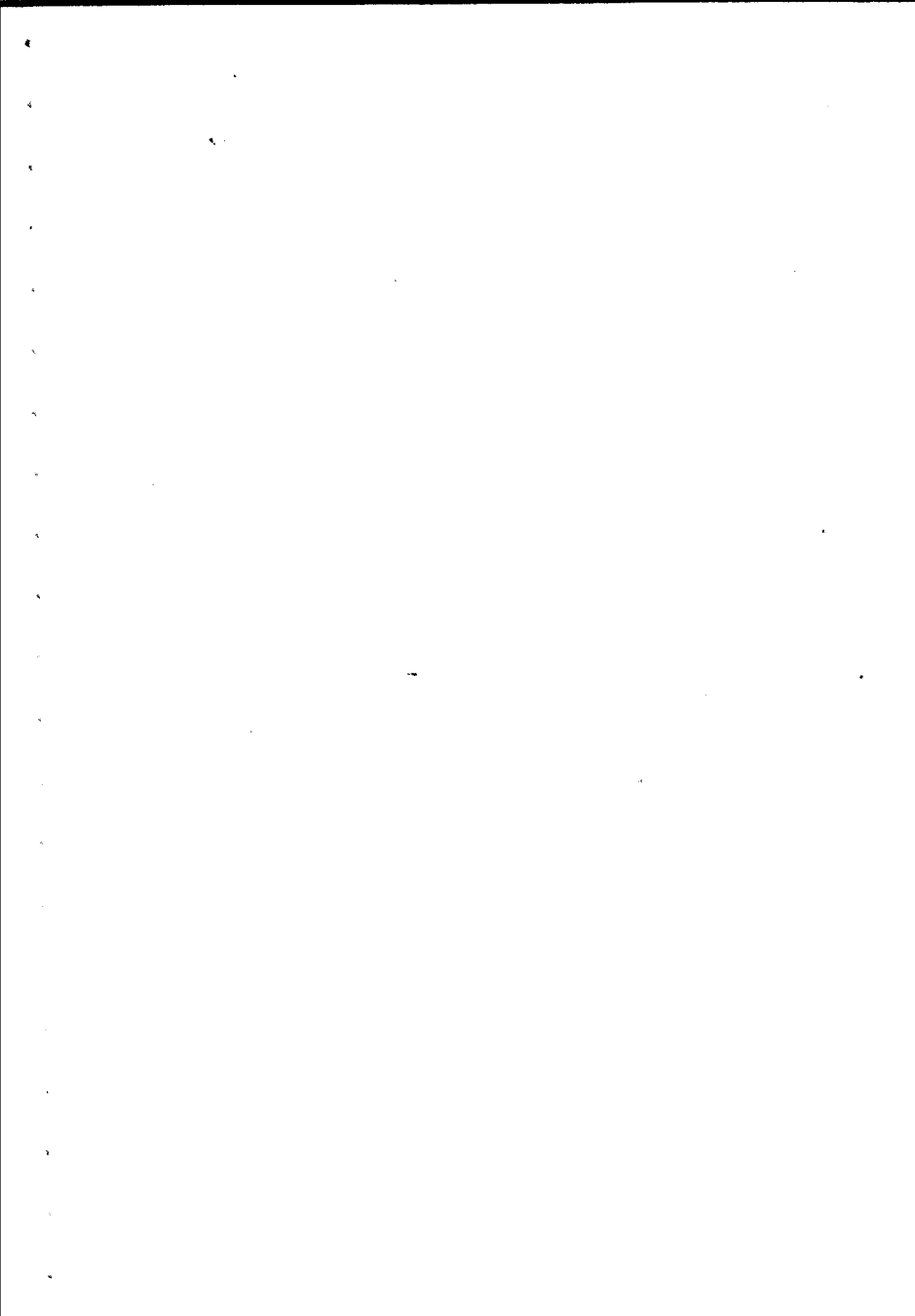
第一，學校必須了解每個兒童的生活情況，指導家長注意對自己子女的教育並主動和學校聯系，幫助學校解決教學上的問題；如果家長不重視家庭教育，就不能配合學校的教學工作，學校的教學工作就會產生許多困難。很多兒童因為在家庭裏處於不良的條件之下，學習上就表現得拖拉任性，生活上也表現得孤獨怪癖。本書「關心」裏的瓦列里就是這樣的一個「馬虎的人」；但是在教師菲利波弗娜發現問題、進行家庭訪問，並向家長提出合理建議後，情況完全改變了，瓦列里逐漸成了一個優秀的學生。

第二，學校應當經常指導家長以自己的優良榜樣教育兒童，根據共產主義教育和教養的要求組織家庭生活，如凱洛夫所說的：「在家庭裏應當在各方面造成誠實樸素的氣氛，集體合作，互助互敬，喜愛勞動以及正當有益消遣的氣氛。」必須使家長認識：成年人的一舉一動，都會給兒童以極深刻的影響；兒童對於成年人不誠實的態度是很敏感的，父母的不經心的舉動往往是他們模仿的對象，時間長了他們就習慣於撒謊。兒童在集體裏不能很好適應，也反映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自私、放任、溺愛、不正當的禁止和限制，往往妨礙兒童學業和道德的進步。這一切，應該引起家庭和學校的深切注意，學校尤其有責任作深入的調查了解，找出病根，幫助家庭加以糾正。——這些情況，可以從本書「了解學生的生活情況」裏看出：撒謊的奧利雅和維娜，受了自私影響的伏洛佳，任性的克寧，成績突然變壞的阿傑林娜，等等，他們的從壞變好，從落後到進步，應該歸功於學校和家庭的共同合作，首先是學校主動的進行家庭訪問。所以，正如凱洛夫所說，「學校對家庭的關係，是居於領導地位的」。

總之，學校了解學生的家庭生活，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裏的學習情況，這是十分必要的。學校不應當把學生在家庭裏的行為看成只是家長的責任，家長也不應當把兒童送入學校後就推卸自己應負的教育兒童的責任。學校和家庭共同教育兒童的方式是多種多

樣的。凱洛夫指出：學校「應當對父母說明學校在第一學期對兒童將進行何種教養工作，與父母約定他們將怎樣協助完成這些任務，商定對待兒童的共同方針，向父母建議要常來和教師商討關於自己兒童的問題，同他們約定關於到家中去訪問他們的兒童以及其他事項」。

這本書裏收集的六篇文章，在學校和家庭共同把兒童教育成優秀的共產主義積極建設者這方面提供了一些範例，可以供我國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參考。



目 錄

關 心.....	巴哈廖夫	九
了解學生的生活情況.....	奧斯特洛夫斯基	三
紀律教育和家庭.....	潘費洛娃	三〇
和家長一起工作的經驗.....	斯庫卜斯基	四三
和家庭在一起.....	莫斯克文娜	四七
訪問學生家庭並和家長合作.....	布拉諾芙斯卡雅	六二

關心

巴哈廖夫

菲利波弗娜是個非常年輕的女老師。她擔任了四年級班主任。她花了第一節課的時間和她的新學生見面。在她面前那些措得嶄新發亮的課桌邊，坐着三十個服裝整齊，在夏天裏晒黑了的男孩子。孩子們依次從課桌邊站起來說出自己的姓名，回答女老師的詢問。菲利波弗娜根據孩子們的態度和確切的回答，以及安詳而又親切的眼色，就相信自己很快可以和他們打成一片，跟他們做朋友。就拿維嘉和瑞尼雅來說吧，他們上課時那種嚴肅的、甚至有些莊重的態度，說明了他們一定會好好地學習。當然也並不光是他們會這樣。

孩子們一個個把自己的事情報告給女老師，他們全班以及每一個人都引起了她的同情。這些好孩子！多麼好的一個班！……可是現在，菲利波弗娜注意到坐在最後一張課桌邊的一個瘦孩子了。那散亂的頭髮，憂愁愠怒的眼色，敞開的襯衣領子，就顯得他跟一般學生大不相同。一輪到和這個孩子交談，他就顯出一種不願意的樣子，咕囁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呀？我不明白。」女老師心平氣和地說。

「瓦列里！」他用不滿意的腔調尖聲叫了一聲。

「姓什麼呢？」

「彼得羅夫。」他照樣口辭快地回答，把背脊轉過來對着女老師。

「瓦列里·彼得羅夫！難道你沒有聽見和看到別的同學怎樣答語嗎？難道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回答老師和大人的話應該站着、說話應該大聲而確切嗎？」

「爲什麼要站着？」

「這是規矩，瓦列里。躲在別的同学背後答語是不可以的。」

「爲什麼不可以？」瓦列里故意裝作不懂事的樣子反駁。他的臉上露出了一些略微看得出的怪樣子。同學們笑起來了。瓦列里對於自己在班上所作的回答和產生的效果感到很滿意，於是就嘲弄式地微笑起來，並且給鄰座的人使了一個眼色。菲利波弗娜暗自想道：「嘿，很顯然，對於這個孩子，我必須做不少的工作了。」

……從學校裏上課的頭幾天起，瓦列里就表現了對抗的態度。他上課經常遲到，在上課的時候思想不斷地開小差，並且還妨礙別人：放紙鴿，把腿一起放到椅子上，吹口哨，模仿雀子，不得允許隨便走出教室。

菲利波弗娜用盡了她所有的一切感化方法，但是毫無效果。不管當着全班的人申斥也好，個別談話也好，叫他離開教室也好，或者因為他的品行和沒有做好功課而降低評分也好，對於這個孩子都不能起作用。他對於學業，對於別人提的意見，甚至對於一般的兒童遊戲，都是淡漠的。

有一次，菲利波弗娜把一本很有興味的關於蘇沃洛夫軍校學生的書念給學生聽。全班的人都非常留心地聽她念。顯然，孩子們不僅歡喜故事的本身，而且也歡喜女老師念得生動，歡喜她那安靜的胸音。只有瓦列里仍舊漠不關心。他起初是坐立不安，做鬼臉，盡力逗得別人發笑，故意大聲咳嗽、打噴嚏，到後來，在上了一半課的時候，就忍耐不住了，於是對女老師說：

「我不高興聽，而且一點興趣也沒有。我回家去還好些……」

「好，你去吧。」菲利波弗娜心平氣和地說。「你既然不感覺興趣，你可以走……」孩子們驚奇地望着瓦列里的後影。「這是怎麼搞的呀？這樣有趣味的書，竟然說它沒有趣味！」

瓦列里的品行和他的狂妄行為，使得菲利波弗娜很傷腦筋。她一走進教室就會看見他在遠遠的一張課桌邊坐立不安的樣子。一看見他那對抗的眼神，她就會產生一種無能

爲力的不愉快而又苦惱的感覺，好像這個學生變成這個樣子全是她的過錯。但是，菲利波弗娜同時也了解到：小孩子在情感上對別人和對自己疏遠冷淡，對人、對集體懷着敵意，在願望上把自私的小我跟大家的意見對立起來，這種情形，是由於他必須接觸的一些人不愛他，不關心他，使他深深感到別人對他懷着敵意和冷淡才發生的。

可是，瓦列里的這一切情形，是從哪裏來的呢？本來，他並不是孤兒，他的父母是知識分子，是負責的工作人員，他有優良的生活環境。那末，他這種惡意和冷淡，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有一次，菲利波弗娜在和瓦列里個別談話的時候問他：

「喂，你自己想想，你有這種行爲，難道會有人愛你嗎？」

「反正誰也不愛我……大家只會罵……無論什麼時候，不管什麼事，總是我的錯……」

「怎麼？難道爸爸媽媽不愛你嗎？」

「我不曉得……」瓦列里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回答說。「他們也總是罵……跟大家一樣……」

菲利波弗娜開始明白，這個學生的壞行爲的根源，應該在家庭裏，在家長和孩子的

關係中去找。這天晚上，她打算到他家裏去一趟。

……這是一個乾淨的、陳設得很好的、寬敞的宿舍。前廳和幾個房間裏有條有理，算得上模範，牆壁上點綴着選配得很適當的木刻畫。一切都說明宿舍的主人對於生活方面，很注意舒適，而且具有精良的鑑別力。

瓦列里的媽媽維娜是個建築師，她殷勤地迎接着菲利波弗娜，把她帶進了房間。

「您是爲了瓦列里的行爲到這裏來的吧？他大概又幹出什麼好事來了！」

「不是的。您要知道，並不是爲了個別的過失。我倒很想知道他那非常奇怪的行爲的原因……您的孩子爲什麼這個樣子……對於大家對於自己這麼兇？」

「兇？很顯然，他生來就是這樣的。您大概以爲我們對他不好吧？不，恰恰相反，我也罷，我的丈夫也罷，都爲他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無論哪一方面也沒有拒絕過他。衣服呀，皮鞋呀，總是整整齊齊的。要錢買書或者看電影呀，請吧，拿吧。他小的時候是安靜的，溫存的，聽話的。可是在兩年以前，他的性情就壞了，不知怎麼一下子就變了，變得很容易動氣，自高自大。什麼規矩，什麼紀律，他都不放在眼裏。不管我們怎樣對他用功夫，比如給他買好吃的糖果和好玩的玩具呀，或者處罰他呀，都是白費力氣！他只是皺着眉不做聲……」

在談話的時候，瓦列里進來了。他向女老師斜着眼睛望了一下，皺着眉，也不打招呼問好，就走了過去，走到隔壁房裏去了。

「我們就是這樣爲他傷腦筋，」維娜繼續說道。「不錯，近來我們較少注意他了，讓他高興怎麼就怎麼，以後他自己會埋怨自己的……」

「那末，他的爸爸對他怎麼樣？」菲利波弗娜問。

「我應該告訴您，瓦列里的親爸爸是在前綫犧牲的。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是我的第二個丈夫。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可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瓦列里不高興他……您聽，他們在怎麼談話……」

從隔壁房裏傳來了繼父和瓦列里談話的斷片：

「難道可以這樣對待書籍麼，瓦列里？你又把書架上搞得亂七八糟，抄本和鉛筆扔在地上。你老是出岔兒！」

「我又沒有扔它們，是它們自己掉下去的。」

「噯，你是個馬虎的人，馬虎的人！還是這樣個馬虎的人……」

「就讓我是個馬虎的人好了！……」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就是在現在還是愛他的。」媽媽繼續說。「您也許會相

信，他老是問我：『我們的瓦列里爲什麼會這樣？他那種冷淡態度是從哪裏來的……顯然的，我和你都教育不了你的孩子，雖然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您看，我爲他真的傷透了腦筋，教我有什麼辦法！」

「您倒說說看，」女老師激動地說。「他什麼都有，有書，也有衣服。那末，上電影院，上戲院子，你們是和瓦列里三個人一道去的嗎？」

「不，怎麼能帶他——帶這種野孩子到外面去呀？」

「別的孩子是不是來找他呢？當你們替他做生日的時候，你們應當把孩子們請來呀！」

「可是要曉得，他無論跟誰也合不來呀。」媽媽狼狽地回答。顯然，這一點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諸如此類的事她竟從來不曾想到過。

「那末，你們晚上在家裏是怎麼消磨的呢？」

「晚上怎麼消磨的？……我和丈夫是這麼幸運！……跟他過得相親相愛。晚上，他在自己房裏工作，我在自己房裏做家事，或者在他旁邊看書……」

維娜談得津津有味，眼睛放射着光輝。

「可是瓦列里呢？」

「瓦列里怎麼樣？」

「瓦列里每天晚上在什麼地方？」

「瓦列里在什麼地方？……在這裏……家裏……」

媽媽的面孔發紅了。她確實是第一次明白她對兒子犯了某種過失。

話越往下談，菲利波弗娜就越明瞭孩子的奇怪行爲的原因。她請求把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請來，於是把自己的見解坦白地說明了。他們簡單地做出了結論：孩子需要溫存，可是瓦列里缺乏這個，因為父母太忙了。愛、溫存以及溫暖的態度，正巧是瓦列里在家裏得不到的東西。

「謝謝！」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親切地說，一面向菲利波弗娜伸過手來。「謝謝您！我現在明白了我們的主要錯誤，而且我知道我們以後應該怎麼辦。」

……第二天晚上，維娜在省執行委員會開了會回家。她很驚奇地看到了一幕不同尋常的情景：在昨天，甚至在今天早上看起來還是悶悶不樂、抱着疏遠態度的瓦列里，現在跟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並排坐着，而且在一張大繪圖紙上畫着房子。在旁邊桌上，還擺着一塊盛着水彩畫顏料和墨墨的調色板。

「我們在幹活啦！」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快活地說。